

續

藏

書

續藏書卷十四目錄

勲封名臣

新建侯王文成公守仁

都督僉事劉公壘

錦衣牟公斌

總兵楊公銳

咸寧侯仇公鉞

太保梁武壯公震

都督馬公永

都督沈公希儀

都督俞公大猷

都督同知萬公表

都司戚公景通

附 子少保繼光

續藏書十四卷目錄終

續藏書卷十四

勲封名臣

新建侯王文成公

事 泰陵 廉陵 永陵

一 功第 績反

公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公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試。公中弘治十二年二甲，授刑部主事。十七年復除武選主事。正德元年劉瑾亂政，公首抗疏，瑾怒，杖公闕下，謫貴州龍場驛丞。四年閏九月，陞廬陵知縣，則瑾誅矣。十二月入覲，陞南

京刑部主事、卽月調驗封、陞署員外郎、又調文選、七年陞考功郎、是年冬、陞南京太僕少卿、九月、陞南京鴻臚卿、十一年、七月、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公至、置二匣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當是時、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出四劫掠、焚官府、募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又輒與諸賊通、冊護賊、十二年七月、公請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公、請上、卽與公兵符、改提督、是年茶寮賊大起、江廣湖郴騷然、

上命三省會征，公首誅通賊監生吳讓。十月，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左溪巢，賊敗奔，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又攻桶岡，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夷其險阻。涘頭賊尤悍黠，擬官僭號，是冬，峯徭旣殄，益增機險，阱毒虞王師。公休士歸農，若不復用兵者。明年正月，計擒賊魁，遂進兵，擊其懈，連破三涘，乘勝逐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二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還師。

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藪盡爲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歲時祀公。四月，陞副都御史。叙子錦衣百戶。又進千戶。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與縣令顧泌指心籲天，誓不與濠俱生。急走小廂，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知府邢珣等，又密遣諜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果疑，四路兵至，不敢出，遲回半月，日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公兵則已大集矣。卽

傳檄罵宸濠賊遣人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  
及閔念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宸濠得致書人及  
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  
徑出蘄黃趨京師宸濠不聽公遂進兵攻破南昌擒  
其居守宜春王拱條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  
安慶聞而解圍回顧巢穴公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  
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當是時南京大震非公在  
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蘄黃公旣擒宸濠諸奸  
佞江彬等導上南巡下詔親征諸奸佞詭言巧譖



百計欲去公。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公不敢發。公深機曲筭，內戢凶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勅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瓊，因忌公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瓊，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錫宴勞費爲詞，嗾言官論沮公，不使至京。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召，讒謗益起，屢形奏牘。雖封爵賜號，竟不與鐵券歲。

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唯伍文定得  
陞副都御史廕一子千戶公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  
且極論白諸有功者竟格不行嘉靖五年岑猛叛兩  
廣聚兵討猛猛死田州而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再叛  
益發四省兵嶺南大困起公代姚鏌公至開示恩信  
班師撤旅蘇受等自縛來歸公薄示懲遣歸農刻石  
云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勤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  
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田州石刻云田石  
平田州寧田水濠田山迎府治新千萬世鞏皇明嘉

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公諭蘇等朝廷宥爾，宜有以報皇恩。衆皆頓首願効死。公因入寨，及側久，毒嶺表密與蘇等約期日去。又先因永樂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密與領兵官約過八寨，與蘇受等兵相犄角，徑搗其巢。或過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之。誅斬萬計，而八寨亦平。桂文襄素忌公，言公挾詐專兵，時公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言公擒宸濠，攻城紀律不臧，奏捷誇張已甚。及斥公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官爵。上憐公功，但停恤典。

子不得嗣封而已。公英敏天成，機權莫測，其用兵也，訓練嚴明，籌畫精密，對客笑談，萬衆過集，擒酋斬馘，獻凱轅門，左右尚不知也。

王世貞曰：前是守仁上宸濠偽檄，末謂「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騷騷，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黜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姦雄，豈直在宗室？興言至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莫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改

絃罷絀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游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爲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守仁乃俘宸濠取內道以獻忠泰等使人要之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

永悅守仁乃極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爲羣小在君側欲左右調護聖躬耳非爲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謁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之命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銜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爲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歸復譖之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有方之說保持之於是守仁請賑卹其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

極懇切，皆報聞。世宗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甫大喪，不宜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遂歸省。尋論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文正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華尋卒，守仁憂居，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爲僞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鹵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筴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聞，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它皆名示遷，而陰抑紕之。守

仁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溫  
旨慰諭，不聽。會守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  
綰皆以議禮得幸。上力稱守仁賢，而張璁霍韜等  
皆有所推轂。然江西輔臣故銜守仁，不但不薦，猶持  
前論。而其鄉人之忌者，至誣之。史以故推兵部。若三  
邊若團營，皆弗果用，而最後乃出征田州。守仁之出  
由張璁、桂萼薦。萼本不善守仁，以璁強之。及萼長吏  
部，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安南。守仁辭不應。楊一清  
雖雅知守仁，會黃綰上疏稱守仁賢，謂當入輔，而又



有他疏陰指一清言辭甚厲一清亦不能無移憾也  
守仁既病上疏乞骸因北歸度大庾而革卒於南安  
舟中年五十八桂萼因奏叅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  
事宜失當下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停世襲盡停其  
他卹典隆慶初用諫官言乃贈新建侯謚文成賜葬  
予祭乃贈告詞推明爲元勲聖學子正億得嗣爵正  
億卒子承勲嗣

鄭端簡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  
及之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

覆唯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則讒說易行媚  
心稱快爾今人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  
豈異端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于顏曾而思孟  
劣于雄況矣公所論叙古本大學則言傳習錄諸書  
具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寧庶人反  
時又能不顧九族身任其事不踰旬朔卒平大難宣  
德樂安之變有如公者景陵無羈勒之勞矣  
李贄曰陽明先生在江西與孫許同時則爲江西三  
忠臣先生又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薦曾聞夜半

時有巨人文場東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則在浙江又爲三大人矣且夫古之立大功者亦誠多有但未有旬日之間不待請兵請糧而卽擒反者此唯先生能之然古今亦未有失一朝廷卽時有一朝廷若不見有朝廷爲胡虜所留者舉朝晏然三邊晏然大同城不得入居庸城不得入卽至通州城下亦如無有此則于少保之勲千載所不可誣也若英宗北狩楊善徒手片言單詞歡喜也先遂令也先卽時遣人隨善護送上皇來歸以予觀之古唯廐

養卒今僅有楊善耳。吁以善視養卒則養卒又不足  
言矣。此皆今古大功。未易指屈。則先生與于與楊又  
爲千古三大功臣焉者也。嗚呼。天生先生豈易也邪。  
在江西爲三大忠。在浙江爲三大人在今古爲三大  
功。而况理學又足繼孔聖之統者哉。

都督僉事劉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劉公璽字廷守南京龍驤衛人博雅閑將畧爲提學御史陳公琳所器重襲世職卽以才能選視龍江右衛軍政未幾遷撥船廠把總公以清慎勤蒞之無不肅然大司馬喬公宇少司馬王公偉薦陞南京旗手等衛把總運糧值武廟時江彬用事以勢迫公索運船之利公瀕歿不從臺諫薦奉勅守備浙江溫州等府地方到任卽清宿弊訪民瘼郡人大悅兩越月總督漕運中丞陶公琰特奏溫處一隅漕運重務

必得公乃可拯江西之弊陞都指揮僉事江西都司  
把總運糧溫處之人具狀撫按乞留不獲乃勒石建  
亭民到今思之江西總運自宸濠之亂歲兌者越歲  
不克完公盡心區畫本總自是獨盛科道撫按交章  
薦列推掌江西都指揮使司事時巡撫中丞盛公應  
期知公公明每屬以凝獄多所平反公乃請依期給  
糧以卹軍士清衙門宿弊以杜奸宄革吏民入司之  
公罰除衛所冊文之枉解請廢府之餘材以立官衙  
出城濠之租稅以歸公府善政美意不一而足時公

祿入猶薄，自處有寒。士所不堪者，于是科道撫按薦  
疏交馳，士林有青萊劉及劉窮之號。當道者亦以聞  
之。朝廷王公守仁以總制經江西，一見卽重之，奏  
取副叅。命未下而王公卒，遂奉勅充叅將，協同  
漕運，兼守淮安。銓注錦衣衛，卽有議處船糧，以免凍  
阻等疏，皆議行。言官又累論薦，奉勅陞署都督僉  
事，掛印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奏增餘丁  
月糧，以均勞逸。定考課，以裨軍政。明漕規，以一衆心。  
疏濬江南河道，以濟糧運。折兌山縣糧米，以免稽遲。

凡三十餘疏，至今爲漕政良規。復患淮揚河道淤淺，奏起四府丁夫開濬，功成，詔賜白金彩幣，隨遇

恩例實授。誥贈三代，卽具疏乞休，合屬狀留，如去  
溫時撫按以聞，得溫旨慰留，再疏遂改僉南京前  
府事，南道復薦，改僉後軍都督府事，赴任歲餘，乞休  
益力，復改僉南前府，甫半歲，再被命充總兵官，提  
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再蒞以來，于勢要愈不假借，惟  
冀退休，未幾得解任，回鄉行李蕭然，書數卷而已，  
未詔復起公而已，寢疾矣，公平生志意恬退，漕例



總兵三年當晉級。賜玉帶、大司馬張公瓚、毛公伯溫先後欲爲公請，公皆力辭。少事父疾，極盡勞瘁。遭喪哀毀，至嘔血。弟早喪，撫其遺孤，愛踰己子。官雖廉歲時必捐俸以贖親黨。至于却舊屬之金，于暮夜之間，還亡友之寄，于十年之後，嗚呼！公之德亦盛矣。公問學該洽，議論識見，出人意表。外嚴毅而內沉靜，人不敢干以私。平生無他嗜好，不置侍妾。雖燕居衣冠端坐，無惰容。亦國朝人物之表表者。

尚書王暉昭德錄叙略云：始予友公于江閩，覩公面

巉削無渥顏，聳肩敝服，類寒士及聽其言也。壘壘纒纒，依理據法，與之上下論議古今人物事理，是是非非，無所舛謬，載稽其績效，井井秩秩，具有倫叙，退省其私，褫身飭行，毫髮無所苟，一日巡按御史蒞南昌郡學，郡學生講中庸天下國家可均章，至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御史問諸生若鄉人先輩誰可當此，諸生未及對，則曰：文天祥其人也。公在坐聞之，縮頸側面，斷斷作喉語，曾謂以專聶之行，加諸仁至義盡之夫，仁至義盡外，何處更討中庸，欠身欲起辯，同儕躡

其足而止其他應物酬事多類此所親或規其慙子  
特竦然敬之因與定交晚獲同漕務于淮漕務間多  
紛糾公能熟悉肯綮予賴裨益焉予嘗病總漕者之  
不盡得人因憶正德中運事大困公嘗任把總適河  
凍舟阻糧愆于期公以兩葛衣夾木綿以禦嚴寒悉  
力經理卒免于罰漕卒依公若父母然當是時權奸  
用事率以悖入之貨逼脅漕總領俵各船而倍責其  
息運事困憊多緣此故公乃預寘一棺舟中右手持  
刃左手招權姦狠幹言若能死犯吾舟吾殺汝卽自

殺臥棺中，以明若輩之害吾軍也。吾不能內若貨，以困吾軍。其人思而退然，終亦不能害公。談者迄今作氣，不謂公面巉削，無渥顏，聳肩敞服，類寒士，乃能爾爾。使總漕者之盡得若人焉，運困其有蘇乎。

僉事陳鳳訢慕編云：公字廷信，少業儒，有名。居官廉潔，不受錢。羣公推轂致位兩府，初分闡江西，計廩而食，妻子布衣不完。廵按穆御史相特疏薦之，有僚友比之學官，家人謂之窮鬼等語。推總漕運，上識其名，喜曰：是前窮鬼邪，亟可其奏。公夙諳利弊，興罷始

盡士心悅服。侯勛方有寵，請公爲市南物，付運舟分載入都，以罔利。公不應，以疾請告。久之，總漕非人，復召用公。有欲得公位者，嗾言官論劾，罷歸卒。晚年祿入旣豐，輿服稍踰昔。疏乃謂其昔稱青菜，劉今爲黃金。璽人多寃之。贊曰：國有大計，曰惟轉輸旣稱利，府亦曰要樞。自靖自獻，利人足國。上友恭襄，丹青麟閣。

錦衣牟公

事 康陵

公名斌字益之正德初掌錦衣鎮撫逆瑾竊政逐方正大臣言官劉蒞戴銑等凡數十人下詔獄公輕刑緩械曲爲申救任御史者自愬諸僚上奏時置其名彼寔他出公曰古人耻不與黨人爾得與名乃悔邪瑾令復獄詞去銑䟽首權闖字公不肯謂其僚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毋自爲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公庇言官矯旨廷杖公垂死瑾誅公復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內臣

相誅下公治內臣賄張雄令曲祥并賂公公不從雄  
陷公安置武昌感疾而卒公再用時長子歿工部官  
賻三百金公指其兩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天  
若受金行及此矣公庠屋敝衣再遭禍怡怡若分然  
崔銑曰正德中前則劉瑾慘行其毒中則張永巧蓋  
其惡終則張忠張雄錢寧江彬肆其愚暴士靡靡矣  
全臣節者大學士劉公忠尚書傅公珪及公凡三人  
公前有袁彬者以小校從裕陵北狩當是時文武  
羣臣或捐軀草野或奉頭鼠竄彬獨從上恭謹服

勞駕還入南宮、陞試百戶、復辟後、陞都指揮、掌錦衣衛事、門達中傷彬、調南京、達敗、戍邊、召彬還、嘉靖中、劉東山之獄、錦衣王佐、忠勤廉勁有名。



總兵楊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楊及  
名勝  
明之  
功非  
揚公  
非之  
皖城  
何以  
有濟

楊銳，字進之，其先徐之蕭縣人。曾祖某，正統間以功  
進南京羽林前衛指揮使。父瓚，嗣其官，掌小軍營。公  
自兒時有機警。弘治庚申，代父官羽林，總神機營。正  
德元年，掌龍江右衛事。衛久稱敝，至是一新。二年，督  
造漕艍于淮浦，歲計費有贏。御史中丞總戎每議大  
事，曰：「非銳不可。」四年，總江西十二衛所儲運，艍艘聯  
用兵法部勒屬比之陣法，加嚴運。無後期。凡八年，進署都指揮僉  
事，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求余闕城。

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九年盡獲江賊于蓮花洲  
監司喜以事上聞公曰江賊奚足憂所虞者豫章  
耳意指寧濠也又謂九江爲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  
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  
可遠望有警可卽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  
本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  
戰艦若干艘習水戰于江上十一年與臺院密議兵  
食繕皖城周城中多浚井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寧濠  
變作卽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鉤距於江側禁勿泄二

十有七日，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爲鉤距所破，繼至者以千數。公坐城上，與衆誓，勦逆當得大功，告郡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衣緋者，稱凌十一，先登，公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而死。於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勦逆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城，稱後兵數十萬，能以城降，得不死。公語鵬曰：汝死已後，尚覩顏爲悖言乎？吾刃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乃遁去。寇爲敵樓數，仍向城，有甲冑者，出闌楯外，持鉤距大。

呼、公發矢中左腋、藥火齊發、頃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日、宸濠船泊南岸、聞不克、大怒、率衆分攻五城、各首舉木爲蔽、甚急、公裂方布覆紙、裟藥火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十二日、寇於北濠結木爲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公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銃、寶石被緋、金鼓置城上、向寇、兵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十六日、寇衆解體、且暑甚、滯力憊、夜斡睡去、公募善泅者數人、於船中聞斡聲、卽斬首、絕其纜、放之江

中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礮城上應之乘  
勝捕殺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浩歎出涕舉帆順風而  
返奏捷武皇下璽書褒之曰十八晝夜勞苦可嘉  
朕心大悅又賜有忠勤報國戰守奇功二榜實授都  
指揮僉事充叅將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公䟽舉鄭  
公岳胡公世寧當大用蓋鄭嘗爲布政胡嘗爲副使  
以拒濠譴者濠旣平十六年司馬部論功進公爲左  
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廕子評爲羽林千戶又䟽辭舉  
御史楊必進嘗與謀于未變時者廷臣多賢之安慶

立生祠以祀嘉靖元年僉書府事掌仲威軍營未幾以三關弗靖移守保定諸郡授驃騎將軍四年詔還京師保定人亦立祠生祀之至京掌立威營五年以母老乞歸養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八年制下授公總兵官鎮守遼東掛征虜前將軍印至鎮秋毫無犯士卒思奮明年改漕運總兵官掛漕運印兼鎮守淮安等處地方明年忌者有言乃罷歸南京又明年以疾卒嗚呼寧濠叛作一時討平之人可謂有社稷功矣新建伯王公守仁奪其爵大司馬伍公文定罷

其官都御史張公文錦王主事寃皆遇害公位至西  
樞兩懸將印終老牖下復何憾哉公自立官足不及  
權門請託身歿囊無一錢諸子鬻衣爲葬

功勳

咸寧侯仇公

事 康陵

仇鉞江都人，世指揮同知，立功陞使，充遊擊將軍。寧夏驍勇敢戰，正德五年，寘鐫反，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與武營守備保勛者又與賊聯姻，爲之外應。李文正曰：鉞必不從賊，勛以賊故，姻遂疑勛不用，則諸與賊通者皆懼不復歸正矣。白上用勛爲叅將，以鉞爲副總兵討賊，命下纔數日，勛疏上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鉞亦稱病臥。陰約遊兵壯士，候保勛楊英諸



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爲內應。俄蒼頭書童沒河，潛入見鉞。言諸兵已至河上，列營。鉞嗾人謂賊：「何錦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過東岸，兵勿使渡河。錦果出，而留賊周昂守城。鉞又稱病，亟昂來問病。鉞猶堅卧，呻吟言：「旦夕且死。」蒼頭卒起，捶殺昂，斬首。鉞起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遊兵壯士皆至，遂奪城門，擒寘鏞，充總兵。寧夏封戚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仍總兵。方寘鏞之變，朝廷遣張永、同楊遂菴將兵出討。遂菴謂永曰：「寧夏事不足平，仇鉞在彼，非久當有捷報。」

蓋鉞自列校楊公識拔以起者其蚤受知於大賢如此七年充平賊將軍征流賊功進侯與世券加祿百石十六年子恩病恩子鸞嗣侯以罪誅

太保梁武壯公

事 永陵

公名震，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嘉靖七年，陞署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興武營，慣戰，敢先登，破虜。八年，進遊擊將軍，益奮勵，士卒練訓，東西援應，有斬虜功。十一年，進副總兵，延綏。十三年，斬虜首功，歷陞都督同知。十四年，總兵鎮守陝西。當是時，關中少虜患，大同宣府虜數入塞，殺掠吏民。十五年，陞右都督，改總兵大同。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叅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巡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卽反。

脣瞪目，或飛章訛言以相搖撼。公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明約束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紀綱，誤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蔑主將者，恃衆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衆耳。自是鎮兵稍稍斂縮。十六年春，公率兵出玉林川，斬虜首一百四十，進左都督。又出黑山門，復五堡。各斬首八十，叙一子百戶。十八年，公鳩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公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公卒，以五堡功贈太

子太保公沒五堡亦旋廢十九年二十年俺荅阿卜孩吉囊三入雲中塞直逾太原窺平陽公不效五堡不再廢虜亦不敢輒輕入自是鴈門河東雲中上谷

見公存上、有、開、祭、

殘破朝廷亦思公優與卹典贈太保謚武壯公在

練の家の下。

邊專練家丁時時出塞劫虜營虜不敢輒近塞得虜管馬盡與諸出塞劫者以故人皆效死趨利虜以故益畏公或謂公出邊起釁者起釁律有之謂承平時虜牧獵爲生不擾我邊而我邊將撲殺邀功也乃今虜數深入駐帳塞上官堡民堡十去七八我曾搗巢

否也。公卒，家丁無所歸，守臣以聞，令入伍與衣糧，邊將頗得其力。

李贄曰：余所見有俞大猷、戚繼光，所聞有周尚文、郭琥，皆具將材，乃顧養謙獨以大將推俞，而謂戚只可稱名將，豈其然乎？今紀効新書等所言具在，文亦切約，可誦可畏，安在其不能大將也？要當以俞、戚等爲嘉靖大將名臣，而以顧養謙爲當代豪傑名將。

都督馬公

事 康陵 永陵

都督馬永，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好讀左氏春秋，及兵法，機警善射。正德中，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卽議高自稱疾篤，不隸彬，以叅將守太平。虜入塞，再劄去，克總兵官治三屯，盡簡諸軍，散遣其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庸倍，給諸健武者，健武卒咸奮習武藝，益精。當是時，漁陽一軍稱獨雄，未幾，上至喜峯口，馳馬欲出塞，永扣馬諫不可。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耶？」笑而止。朶顏酋把兒孫結諸虜邀官賞，不得，輒入

塞永迎擊再敗之自是效順保塞嘉靖初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叅將賈鑑朝議且撫永力言不可撫他日九邊效尤將有河北藩鎮之禍勅永出居庸討賊以流言而止疏乞宥大禮言官奪總兵寄祿南京十二年大同軍再亂召至業已撫復還南十四年遼東軍亂召總兵遼東十八年軍再亂以家兵捕斬軍遂定陞左都督卒於遼遼人爲罷市哭喪過漁陽漁陽人亦哭罷市兩鎮皆祠祀焉永爲將善調虜情先知所從來及衆寡因勢設伏以故虜往往失利



去善養士卒同甘苦又善知人所獎拔列校皆拔起  
爲方鎮云

都督沈公

事 永陵

沈希儀其先臨淮人也廣西馴象衛世指揮使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征永安盜陷淖中騰而及於陸三酋前趨之希儀捩頸以過鏢排右足讓刀顧射鏢者中決項歿又掣刀斫刀酋於鐙間斷其頰車又射其弩酋竟却其追兵而還遷都指揮僉事荔浦賊八千人行剽歸倉卒部五百人往扼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石灘狹行引繩乃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澗衆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闊而致之狹

伐岸竹揭岸上，編筏以爲繚，頃刻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趨滑石，且半渡，發伏擊敗之。遷都指揮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姚督府鏢奏行誅，召與計曰：歸順岑璋，猛嬖翁也，當助猛，奈何？希儀能素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貌合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乎？督府復曰：猛乘上流勢，擁兵下，如建瓴，邕梧危矣，奈何？希儀曰：是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爲叛者，懼誅耳，豈有遠志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南，曰：猛走交，則閉不

能歸彼豈無慮哉於是分五哨進師希儀將中哨當  
工堯工堯隘而糧盡乃潛渡江詣左哨將乞糧請并  
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爲解希儀笑曰兵糧吾自足  
試君心耳還夜分軍三百人緣山上繞出工堯背而  
煮餘糧爲稀糜食士合戰戰疾力而所遣軍則已立  
幟工堯山頂矣賊大驚遂入隘得其積粟食軍乘勝  
攻田州初歸順岑璋素信希儀使圖猛則遣兵二千  
人陽助猛精卒千人名護女實爲間官軍得工堯則  
先囂工堯破猛出走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壓歸

順境索猛歸順斬他囚首以獻而先一日希儀已獻  
猛馘梟軍門矣督府議設流官希儀曰思恩設流官  
反側至今兩賊行合從且復起不見聽而田州果叛  
後竟復土官田州乃平擢右江叅將右江故治柳州  
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卽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  
城中兵弱不足任前守劉璉殪於賊希儀至鼓士氣  
破賊訶者耳目徧官府卽閨闔中稍動色賊在谿洞  
數百里外趣知希儀至顧令熟徭恣出入嬉遊城中  
而求得與徭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爲訶於是

賊動靜聲息。顧徃徃爲我所允得。所鵬巢。風雨來去。每出勦卽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立集。聽令曰。出某門。旗頭卽引諸軍。買買行。問旗頭。旗頭敵不知其所自不知。頃之。劄管賊衆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爲神。卽官軍亦不知。希儀何自得之也。所鵬勦必其劇巢。縛管繩爲記。無妄殺。於劇賊巢。得婦女牛畜果。鄰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立勦。曰。若奈何陰助賊。

戰或刀弩而門矚者曰罰若牛五若柰何刀弩矚我師於是賊讐服無敢陰助賊及門矚者嘗欲勦一巢乃佯卧病所部入問病謝不見明日入問希儀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卽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計擒其尤黠猾善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甚雨淒風天冥冥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齎火若炮衣毳帽與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砲舉賊大駭曰老沈來矣挈妻子蒲伏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歿或觸崖石歿

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明詔之則寂無人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愈益驚陰詔之則老沈固在叅府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面爲熟徃而柳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詔者矣後熟徃既伏公威信調征他巢雖懼讐不敢不徃甚而大雨徃懼失期汨溪水以應要有溺歿者論者以爲自廣西爲將韓觀山雲之倫能使徃不爲賊比希儀則能使徃人攻賊前此未有也思恩奏設流官而州數反側不靖已聞濬有子曰金在鎮安益洵洵酋楊留



者在賓州，乃辭去。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希儀時方憂。思恩聞留言，則大駭，以金去賓州近，而留應之。且爲賓州憂，賓州危，則廣右之咽喉立梗矣。乃婉色好語，謂留曰：是岑濬第九子耶？我往征田，時固聞之，因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已呼留入密室，要賂，卽得賂，行爲金，復官。留乃大信，且出復呼入曰：韋貴徐五，今分將思恩，必讐金，善防之。於是金果將五千人，因留以見門者，懼走報，請無納。希儀罵曰：金本土官子，非賊，柰何不納？則引入，厚結之。又引以詣

兵備隨盡散其五千人卒縛金而思恩復寧當是時非深計賓州幾失希儀在柳度十三年移淑瀘後總兵貴州會北虜入寇詔屯宣大未幾署都督總兵江淮已復調廣西貴州在江淮鹺販之警幾絕然天雨輒苦創痛數在告已還廣西瓊南五指山熟黎本馴順畏法知州邵濬者贖貨虐使之而黎叛兵八年不休希儀言于督府曰法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相煽從逆者如虎投筭勢不可釋它諸夷疑而勦之則傷仁撫而勦之則墮信莫若獨搗其首惡首惡平諸

異志者褫魄矣。是公以生賜萬州也。都御史必進聽之。而黎平進都督同知。賜金幣。攻貴州。入銅平。巢甚奇。然秘不告人。人亦莫知也。希儀膽勇機警。善撫諸人。爲耳目者。賞不失頃刻。嘗染危病。所部卒至。自戕於神前。以禱。穿手刺股。痛毒諸體者。皆徧。最後者一人。至以箭穿喉。其得士如此。唐太史順之言。余宦游得當世名將數人。北馬永梁震。西何卿。南希儀。震與卿。予未之識。而識希儀。永。永。魁。瓌。長。偉。見人頰首下視。寡言笑。希儀短小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

發皆所謂偉男子也。故撰次其事，希儀謂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齟齬，不能展。嗟夫！若希儀猶爲未盡其用哉。

都督俞公

事 永陵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爲泉百戶髫齡時輒倜儻以  
豪傑自命家酷貧日不能再爨顧誦讀不輟銳意文  
事已父卒襲官學騎射輒命中從李良欽學擊劍盡  
其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爲兵法數起五猶一身五體  
雖將百萬之兵固可使合爲一人也嘉靖中登會舉  
高等以千戶守金門上書部使者言兵部使者呵辱  
之奪官大猷笑曰此豈吾自見地耶遂盡鬻其家遊  
京師以書干毛尚書伯溫翟侍郎鑾翟得書驚歎禮

之驚一軍，然終不盡用，乃奉

勅守汀漳，遷廣東都

司，會安南叛人入欽廉爲寇，諸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由海來，獨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于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乃多集海舟以擊之，連破之。永安萬寧而安南函賊首以獻，倭難作。大猷以南直隸副總兵戰賊平望，王江涇六金壩皆連捷，而提督尚書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論死，大猷坐落職，奪祖官。於是東南之禍日亟，復浙直鎮守而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

倭奴長陸戰、令樓船高大、集萬銳其上、倭船遇之、輒摧壓焦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于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歲不除之賊皆勦、盜王直者、徽人也、以亡命入海、據烈港、勾倭夷貿易、爲逋逃主。天子以連歲倭變劇、皆直故、必得之、至勤精禋、責督府胡宗憲、令必得自効。大猷言直在海島、能以繒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逋逃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直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

失信、且何以示後、蓋請諸宗憲不聽、誘以來、天子  
聞得直、則大喜、詔殺直、於是宗憲恚失信、怏怏曰、吾  
爲俞帥笑矣、而羣倭聞殺直、焚舟殊死戰、大創、入掠  
閩、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追以爲解、而大  
猷逮詔獄、謫戍邊、饒平民張璉反、僭名張官、流陷江  
閩諸州縣、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遷南  
贛將、時胡宗憲已奉詔兼督江廣矣、聞璉出行剽、  
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速擊、大猷前以違節  
制見劾、幾得罪、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



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璉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眾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感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團走哉。於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栢嵩嶺，瞰璉巢。賊果歸保巢，而大猷出擊，俘斬者千餘。於是潛使說璉黨執璉，已爲兩廣帥所奪，或請訟之。大猷曰：賊惡其不滅，豈必在已。翌日班師，不殺一人以示信。陞副總兵，賜璽書，加節鉞，命控制江

湖閩廣四道兵加祖官一級會倭陷興化大猷自贛  
晝夜馳赴之駐秀山都督劉顯駐明山而都督戚繼  
光提浙兵未至上怒督府失泉城責戰急而閩士  
夫又洶洶急功大猷念賊且萬人能戰入死地官軍  
數僅相當若迫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  
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  
攻柵以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而我師  
倚角取之可使子無遺且速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遁  
此賊之利也遲戰則我兵日多守益固而賊日益困

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於是星布兵營，畫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閩士夫訟，共詬病之。已竟，殲賊，諸將各加秩，而大猷止，賜金幣。蓋閩士夫業已爲流言聞之朝矣。倭三萬寇潮州，與盜吳平相倚角爲廣患。詔移鎮潮廣，羣盜憚大猷名，競出降。吳平雖不能堅決，然亦詭殺倭自效，遂與倭人絕。於是大猷請於督府都御史吳桂芳曰：「韃賊以出邊爲生路，山賊以歸巢爲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深，益深則益以鬪耳。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圍五攻。」

無使片甲得還，如兵力單若不勝，又散之，令得遁去。則遷曠日久，爲勞費無已也。於是將漳兵二萬以來，果破平，而御史以招吳平爲大猷，負坐免官。都御史爲抗言於朝，乃得留。二源山袤千里，賊據峒如蜂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鸞者，盛騶從，充裨將爲灰間，賊得鸞自安，而大猷日發兵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趣之。諸巢果畢聚雲溪，以人以緩討，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於是賞先登，酬

死間而東峒遂平桂芳上其功云董五哨十萬之全  
師如奕棋着着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  
次剗平以爲方叔元老之猷云大猷爲將事先必周  
慮萬全既事往往爲善後長久之畫爲人易簡無町  
畦而有容善忍以忠厚自任重然諾功則稱人罪則  
稱已叅將楊克寬罪抵死大猷力爲當道言克寬忠  
勇慣戰請保任不効甘同罪詔獄時妻子寄食甚窘  
百戶鄧城亦就逮適有遺數百金者立與之諸推轂  
楊弘舉魯清之倫皆大聲疾呼期必用後皆爲名將

禮布衣士爲上賓，平生蒞官誓衆，陳師鞠旅，一決于理。雖支于孤虛，雲物氛祲，堪與奇遁兵家以爲務者，未嘗一訊焉。譚侍郎綸與書言：綸近對人言，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謂小知，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如文文山，毅如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則公之大受然也。公精誠當不以老衰不爲時變哉！蓋信重如此，而士大夫稱平閩浙功最者，往往推戚將軍繼光。

都督同知萬公

事 永陵

萬表字民望，別號鹿園居士，浙之寧波人。公生有異相，玉色方頤，額有三文，風神炯炯，忼慷多大節。相者奇之，曰：異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一目數行，下年十七襲衛指揮僉事，志在鵠起，不事家人業。晝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寧靜澹泊四言座右，曰：大丈夫經管天下，如武侯然，何能頽首作求田問舍計乎。庚辰武舉中式，石學士閱公卷，以爲奇，置第一。衆以所對多忤時語，稍抑之，尋授都指揮，督全浙糧運。晉視浙

江閩篆南都坐營錦衣已爲漕運叅將者二漕鎮總  
兵掛印者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書皆以宿  
望爲當軸所推轂公歷漕旣久國計詘羸河溝通塞  
祖制及時敝當復當釐靡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  
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公著論折之方言漕  
河惟用洸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  
滎陽入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  
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䟽濬而黃水始  
來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年黃始盛來衝決方黃河



來衝時，清河狹淺，水固易盈，沿河設淺鋪，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坊原備，河衝入爲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䟽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

三百八十里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  
閘爲費不貲以彼棄十七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  
之難此無異故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  
則衝決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  
也若干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  
之糧令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于衛輝其勢甚  
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備變一策  
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遠番皆能通之松江  
與太倉通秦州有沙船淮安有海雕船嘗由海至山

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雇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槩斛若輕齎之美以還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賸削四出人不聊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且極陳本折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識者韙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公散家財募死士

奮欲往擊，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  
遇婁門楊涇橋，公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挫賊  
鋒，身中流矢，不爲止，遺書于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歿  
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令晚年增一箭  
痕，不亦美乎？時賊據七團八團爲巢，我軍數戰不利，  
公謂巡撫周公琬，賊據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  
逋負日多，催料敦迫，相率去而爲賊，是驅之以助其  
勢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携其黨，  
兼下募兵令，土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上

千卽賊減千人也。以較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寢衆，賊寢衰，乃進兵。賊懼，夜遁，殲之海上，焚餘皇若干，內地稍甦。因作海寇議，所爲籌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歙王直者，以驍雄魁其曹，公策其疎鹵，可誘而縛也。薦鄞人蔣洲，張惟遠使爲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通番，逮約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強聒當路前，未及行而公卒。後總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渠魁立致，東南晏然。一時謂爲奇功，不知皆公本謀也。公策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虜，尤人所未

發嘗曰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之用而能突入者夫華夷異類居處寢食絕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爲犬羊役哉不得已也比年虜入太原殺掠慘毒上歷九重之憂中外章疏類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之兵日幸一擊虜以爲功而他不暇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

古方製參蘇飲發表逐邪必用人參固本者深有爲也且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鹽法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士卒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衆凡叛亡之卒虜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爲向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饑餒劬瘁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須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

深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  
日夕營營，以目前爲事，何暇爲邦本計乎？此所謂決  
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也。先是庚戌，虜闌入塞內，  
傅大都公聞之，日夜束裝爲行計，曰：吾世受國恩，今  
憂及君父，豈臣子安卧時耶？尋事定，乃已。公少嗜玄  
學，已而閱內典，獨契于心。關西釋自然者，以苦行鍊  
磨，得悟絕學，公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披  
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真悟，語  
言精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己，淺之乎其論顏子



也。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已也。為精而悟。此命之理。今古罕有。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已也。禮者中也。即吾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易于其間也。是故無思無為。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一日與羅達夫論道于臨江。達夫躍然而歸。遺書云。自聞教後。舟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若入巨海。見龍宮。藏舉手動脚。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公雖超詣。獨往而諄諄。導人以實行。謂夫子教人文行忠信。至命與仁。則罕言之。吾曹抗首談性命。而自愧於倫。

物得無爲跖者嗤耶爲文敏給踈暢直寫胸臆所著  
有學庸志畧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贅言九沙雜  
言玩鹿亭稿及纂經濟文錄灼艾集玩錄亭詩抄濟  
世良方玄門入道資糧山中集諸書行于世公薄田  
僅供餽粥諸爲德于鄉如建橋賑饑不可指數歷官  
四十年家無餘財餅鉢蕭疎與野衲偕遊見者不知  
其爲名將也嘉靖丙辰正月二十六日無疾端坐而  
逝是夕大星隕于庭光射數十丈云

都司戚公

事 康陵

戚將軍景通字世顯定遠人其先百戶祥以畧地戰  
歿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景通長幹修髯類關壯繆  
既世官踐更京師常席地讀書當暑不輟劉瑾結豪  
傑爲逆陰遣人遺席帽約曰某日發難著此者爲劉  
景通日日爲黃冠遁去將率六郡良家子赴不測瑾  
敗乃還青州賊李琪反據蒙陰山王副使良臣分部  
擊之弗克景通微得琪與姦民出入狀將數十騎往  
跡琪夜至伏姦民舍旁遂禽琪頃之劉賊起河北橫

行山東景通檄守鄒以七百人往入門告母而遂行  
師出平度道中忽遇賊人曰賊衆我寡盍避諸景通  
曰彼卒遇我夫安知衆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陳  
以待賊擊卻之遂入鄒登陴誓衆嚴守備一日帥輕  
騎過孟子庄賊大至列陳如前邀賊遊騎擊殺之賊  
復遁先後累數十捷卒保境嘗六月過戰場僵屍枕  
籍衆皆掩鼻不欲近景通曰偉哉國士名與骨俱香  
吾誠得與同遊九原無憾矣爾曹顧病之邪騎過沮  
澤中率先下得休其餘力遇賊輒有功兵罷以軍政

掌印部使者舉孝廉，陞江南運糧把總。至則祛積弊，卻羨餘，比輸太倉，故有鬻籌之弊。客以告，作色曰：「景通自結髮事君，壹勿欺吾。寧受簿責，毋寧自欺。」已輸倉，不中計，對簿度支。當降級，所部張千戶者懷贏金三百，餽之。景通笑曰：「吾以不欺受罪，顧納贏金爲欺耶？」事白，復官。戚勲以總督備倭，至欲引將軍爲同姓。景通謝曰：「先世故姓倪，載在勲府，卽自附。璽書之謂何？」卒却之。拜總督備倭。陞山東都司僉書。陞大寧都司掌印。河間治河久未底績，屬爲植，不踰月而告成。

大寧缺僉書一人，部署匈奴內附者，景通言安榮可榮奉百金爲壽，目攝之曰：吾薦賢，故薦君，以此相加，則吾薦非也。榮慙而退奉。詔坐神機營，母閻貞節，年老矣，請終養，從之。仍支俸。山東便奉給，景通白首子舍，每上食，率諸子女弄雛前，卽不當母心，蒲伏請受杖。母有疾，夜叩北辰，請身代。居喪毀，斑白始有子。曰繼光。繼光綦履過庭，將軍大詬曰：童子何知綦履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不爾饜。爾他日將饜卒伍，以自封。旣知爲外氏所遺，卒裂綦，廢勿著。居

第垂二百年始改作命綺疏四戶列兩楹間工請益  
綺疏十二景通曰使吾無得罪於先世猶聚族於斯  
四戶足矣不然此且不保季年畫策備胡累數百牘  
其後趣繼光受職京師病革猶問吾所上備胡封事  
上納之乎未耶垂絕舍人納褚幣褰中瞪目曰我平  
生不索人錢冥司必不受我錢悉出之乃瞑後繼光  
著戰功爲東南名將繼光字元敬世稱戚少保云幼  
而捍鬪多權奇隆準方頤鼓而鷹揚英氣勃勃旣舞  
象折節爲儒以經術著旣冠奉父命上勲府襲世官

待次司馬門善相人者目逆之將軍春秋三十六乘  
鉞專征不五等則三孤矣庚戌待試武闈匈奴大入  
部列城守簡材官戍九門少保條上便宜部當其議  
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六郡良家子春秋入戍少保  
任中軍從務輯衆心一軍皆服使者推轂進督備倭  
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會倭難甚少保上練兵議  
其畧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無臂而格于將乃今烏  
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人其  
氣敵愾其習慄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



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徵少保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則以什伍起于丘乘兵寓于農第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並驅乃間長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名鴛鴦陣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浙東叅將分部台州辛酉島夷入台州睹旌旗皆辟易所嚮以全取勝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少保西行旣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頃之閩寇張甚分壘爲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壁莆東南出

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廣叛兵乘亂出入毗若  
無人少保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往自橫嶼趨牛田俘  
馘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  
奔窮追絕跡勒功平遠臺少保旣班師大司馬趙公  
代督府發浙餉屬少保募精兵萬人閩望援兵如望  
時雨兵至寇相蹂踐而死屍以澤量當戰務釋俘囚  
調脇從首功居多隆慶初虜陷石州東薄昌黎用廷  
臣議召譚司馬戚總戎入策備邊總戎上書備陳  
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什倍東南虜馮積

威劫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將率賂軍費、券外舍兒、視虜飽歸、尾而鵬勦、掩老羸爲功級、旣賣而賞有差、刳積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爲得計、借曰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下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之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窮廬迨其非時、則大舉討罪之師、逐北而虛

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未決既譚公出就督府命總戎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筴者謂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用命視總理猶寓公無解字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便狀則又以總理專任薊門卽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又言薊當肩脊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上周垣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瑕比年遞圯遞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戍士盡地受工跨牆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

中爲三層臺宿百夫械器餽糧具在虜至則當陣以  
守退則番休第力詘未能舉羸先築千二百座薊人  
多木彊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穀者一軍以  
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  
而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于日中軍容益壯總干  
山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既相要害程功能  
部署臺垣之役工力藉班軍則以南兵爲梁長薪木  
取諸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蘇少保巡工介弟爲植少  
舍則課殿最宴賞決罰有差黔督益以壯麗獻功不

旬月告成事是役也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足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勒爲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虜乘陴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鉅虜馬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虜師不宿飽復益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筴應主兵戍守踐更者任轉輸首分數次形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鄉導次批擣次遮擊次追襲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不以律比年東西

虜謀入犯西酋得薊狀恐巫卜不祥遂謝東胡款關  
入貢部言虜數苦薊比修內備不戰而伐虜謀卽軍  
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薊方不得入梁益且將求多  
總理故以叅將入閩進副將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  
督同知充總兵入薊擁總理虛名秩如故及江陵當  
國上遣右司馬出行邊于時大閱薊門十六萬之  
師畢至營伍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  
罰必信右司馬躬入諸營驗諸械器履諸關隘登諸  
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闕闐比還報悉以狀聞既畢

使謁江陵上輔兵議江陵則以征伐自天子出其  
如主幼何既而以修薊功進左都督其加秩則少  
保兼太子太保其階則特進光祿大夫及江陵殉人  
言波及少保西裨將起記室少保卯翼而就之乃陰  
布蜚語京師傾少保而自代始移鎮南粵虜入黑峪  
關薊人願亟召還不得請則勒石頌功德尸祝之少  
保度嶺南任疆事如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登州少  
保歲散千金徇客急歸而暴折卽延醫治病且無資  
以丁亥蜡日卒先是任子恩皆停僅襲祖職得指揮



僉事

續藏書卷十四終

勳封名臣

卷十四

五二